

玉石俱焚 只會令反對派惹火燒身

頂天立地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建議政府先抽出副司長及增設政治助理兩部分，並預告若然在立法會未完成改組建議前「硬闖」，只會「玉石俱焚」。從改組架構中抽出副司長及增設政治助理兩部分，等於是一輛汽車拆了兩個輪子，難道這輛車還走得動嗎？與其勉強駕着兩個輪子的車去乞求反對派讓路，倒不如駕着四個輪的車硬闖，就算闖關失敗，也可以扯破反對派設下的拉布障礙，讓市民看到他們將政治利益置於市民利益之上的真面目。「玉石俱焚」的結果，絕不會損害新政府的形象，只會令反對派惹火燒身，被七百萬市民所唾棄！

候任特首梁振英為解決香港現存的問題，抱着只爭朝夕的精神，希望在7月1日前完成3司2副司14局改組建議，任何一個關心香港民生大計的人，都應忠誠合作，向着同一目標前進。然而，香港反對派的政客，仍然為反對而反對，他們將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七百萬人的利益於不顧，並囂張地預告，若梁振英在立法會未完成改組建議前「硬闖」，只會「玉石俱焚」。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首先發炮，批評梁振英應先解決問責制弊端，而非令架構更複雜難纏。她說，問責制推出至今成效欠奉，問責制令所有局長只向特首負責，破壞局與局之間的協調，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她還聲稱政策推行是否暢順與改組架構無關，若問責官員不稱職，分拆政策局亦無補於事。

陳方安生有何資格批評問責制

陳方安生侃侃而談，大有君臨天下，成竹在胸之勢，不過，陳方安生為官時的政績並不見得高明，一個成績低劣的中學生，竟然敢開口指點大學生該如何改進，實在令人有點哭笑不得，若不是自大狂，就是有點精神錯亂了。

且不計較陳方安生的往績，但她已從政府

退下來多年了，正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她又有什麼資格對下屆政府妄加指責呢？問責制在董建華時代已完成，當年她作為董建華的副手，卻沒有聽到她提出過如何改進問責制的不足，今日厚着臉皮說三道四，擺出事後諸葛的姿態，卻又完全不提出一點建設性的建議。再說，完善問責制並非一天半天可以完成的事，下屆政府只有摸着石頭過河，但決不可以因此而蹉跎歲月，把手上的事完全停下來，待問責制完善了再進行。事實上，梁振英所提出的「樓價高，租金貴」的問題已是刻不容緩的嚴重問題，數以十萬計的貧民住在「劏房」亟待支援，他們的痛苦絕不是住在豪宅裡談笑風生的陳方安生之流可以體會到的。隔岸觀火的反對派政客，對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市民不但不加以援手，反而對梁振英的努力冷嘲熱諷，多加阻撓，可見這些藍血貴族的血有多冷，儘管他們的嘴巴高喊民主人權，卻從來沒有把民生大事及老百姓的人權放在心上。

陳方安生並形容新增兩個副司長是「疊床架屋」，擴大問責制只會令政府架構變得更為複雜，預計官員日後會有更多機會「卸膊」。

擴大問責制是否會令政府架構變得更為複雜，那是見仁見智的事，官員是否會「卸

膊」，那是對政府管治能力的考驗。老實說，如果政府毫無作為，就算維持現狀，十六萬公務員也嫌太多，若政府能解決香港目前問題，多三兩個副司長局長又算得了什麼？新政府尚未上馬，反對派就設下絆馬索，不但有欠公允，而且不得人心。何況，每一屆政府，開位已成基本動作，陳方安生作為一個局外人，根本無權置喙，香港向來是行政主導的社會，如果立法會對政府行為事事針對，是否有越俎代庖之嫌呢？

每一屆新政府都有權開位用人

事實上，梁振英改組架構的成效言之尚早，要批評根本未到時候。反而，反對派以拉布政策拖延時間，蹉跎歲月卻是人所共見的事實，光是最近反對派的拉布政策，所浪費公帑便數以千萬計，拉多兩次，所浪費的公帑便可能比改組架構所需的七千萬更多，相信市民會寧願用這些錢來支持梁振英的改組計劃，起碼用公帑去考驗新政府想民所想、急民所急的誠意，總比用在反對派無聊弱智的政治表演上有意義得多。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在商台節目強調，他無意阻止政府改組架構，但建議政府先抽出副司長及增設政治助理兩部分，聲稱此舉可以令立法會商討其餘改組方案時遇到較阻礙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力。他預告梁振英若然在立法會未完成改組建議前「硬闖」，只會「玉石俱焚」。梁家傑的批評看似較為溫和，不過他只是把鐵棍上包上一層軟膠，雖然打不出血，但同樣可以致人於死。因為，從改組架構中抽出副司長及增設政治助理兩部分，等於是一輛汽車拆了兩個輪子，難道這輛車還走得動嗎？與其勉強駕着兩個輪子的車去乞求反對派讓路，倒不如駕着四個輪的車硬闖，就算闖關失敗，也可以扯破反對派設下的拉布障礙，讓市民看到他們將政治利益置於市民利益之上的真面目。「玉石俱焚」的結果，絕不會損害新政府的形象，只會令反對派惹火燒身，被七百萬市民所唾棄！

不宜用「也門模式」解決敘利亞危機

汪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在「胡拉慘案」真相未明之時，敘利亞又發生哈馬屠殺事件，敘反對派指責政府製造了一系列殺戮並宣佈退出停火，初顯成效的安南和平計劃隨即變得岌岌可危。目前用「也門模式」解決敘危機的論調不斷升溫，然而對比敘利亞、也門兩國國情可知，在敘利亞很難套用「也門模式」。

也門前總統薩利赫下台之前，大量也門政府、議會高官以及政府軍官兵倒戈，成為反對派主力。薩利赫對國家幾近失控，他甚至在官邸遇襲，受了重傷，後前往沙特治療。而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領導的敘政權目前依然強大，政府軍雖有一些人嘩變，但沒有出現如也門般成建制倒戈，遠未到傷筋動骨的程度，敘領導機構也沒有分裂。另一方面，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敘利亞自由軍」雖已擴充至一兩萬人，但與政府軍相比，其實力仍較弱。

薩利赫統治也門30多年，深諳謀略，長袖善舞，被西方稱為「蛇頭上跳舞的人」。雖然最終被迫下台，但他得到了西方國家和海灣阿拉伯國家或明或暗的支持。在與國內各派勢力反覆「討價還價」後，薩利赫簽署的權力移交協議不僅保證他免於被起訴，而且也沒有明確終結他的政治生命。

與薩利赫相比，巴沙爾顯然全無這些「優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沙特、卡塔爾等海灣國家是敘境外要求巴沙爾立即下台的中堅力量；在國內，敘反對派要求巴沙爾政權對歷史上和該國局勢動盪以來發生的流血死傷事件一概負責，估計不會讓巴沙爾享有薩利赫式的「優待」。

此外，敘利亞反對派勢力始終比較分散，派系林立，至今沒有實現統一。即使巴沙爾下台，敘反對派很可能無法在短期內組成一個統一完整且能有效控制全國的政權，敘利亞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概率很大，這將帶來災難性後果。

目前敘利亞局勢發展日趨複雜化。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安南計劃失敗，而「也門模式」也不適合敘利亞，該國將面臨爆發全國性內戰的危險。而一旦敘利亞爆發大規模內戰，對地區甚至世界將產生重大影響。正如安南所說：「敘利亞不是利比亞。它不是內爆，它的爆炸會超出其國界。」

處理敘利亞問題最務實的方法仍然是促使衝突各方通過談判政治解決，而不顧一國國情，輕率使用外部干涉實現政權更迭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雲泥鴻爪

隨着社會進步及經濟發展，現代醫學水平已大大提高，但疾病並沒有遠離人類，尤其在經濟發達的繁華大都市，癌症、心臟病、糖尿病等致命殺手屢見不鮮，其它的呼吸系統感染、腸胃不適、哮喘及各種敏感症等更為常見，連肺癆等傳染病也死灰復燃時有所聞，還有藥石難醫的憂鬱症、老年癡呆等，為病者及家屬帶來極大困擾，成為都市人健康之隱患。大都市更是一個名利場，功利至上且競爭激烈，令許多人整天處於緊張的生活節奏及強大的工作壓力中，急功近利下人情淡薄，人際關係較注重互相利用，趨炎附勢見風轉舵，世態炎涼冷暖自知。一般都市人忙於追名逐利，常忽視精神愉悅或心靈慰藉，於是錢賺到了，卻可能付上身心健康作代價，如今大城市癌症病發率、憂鬱症及自殺率、酗酒吸毒者甚至離婚率等均高於鄉村已是不爭的事實。身體出問題還能靠醫療技術挽救，心理的癥結最難醫治，所以把名利看輕一點，有些壓力自然也會減小，古語云「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確具健康智慧。

改革開放以來，祖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城市化進程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新城不斷誕生，老城不斷擴大，數億人將轉變生產及生活方式來到城市生活，都市病之影響勢將越來越廣泛，若不加以重視，不但影響城市下一代人的身心健康，降低國民素質，同時還將加重政府醫療負擔，對人力資源也有間接影響，值得專家學者及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

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說過：「21世紀人類最大的兩件事情，一是高科技帶來的產業革命，另一個就是中國的城市化」。城市化確是一把雙面刃，搞得好能促進經濟繁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對環境的破壞及人類健康的影響亦不可小覷，冀望中央政府加以重視，妥善解決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問題，徹底改變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那麼中國才能真正從農業大國轉變為經濟強國。

慎防都市病 身心保健康

方潤華

競爭力不進則退 香港宜發展新興產業

楊孫西

揚清激濁

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公佈《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在兩岸四地共294個城市中，香港雖連續第十年名列榜首，但北京、上海和台灣的台北市緊隨其後，這說明香港的競爭力已被其他城市追近。經濟學家們經過統計分析發現，世界經濟結構的每一次調整，一般都要依靠科技含量高、產業關聯廣、市場空間大的朝陽產業，目前的新興產業正是具有這一特性，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等。因此，香港宜加快發展新興產業，推動經濟轉型，逐步解決香港優勢收窄、競爭力持續下降存在的諸多問題，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增強香港經濟的自主性。

政府應積極主動投資

從七十至八十年代起，香港一直採用「積極不干預」政策，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讓市場自由發展，曾被外界視為自由市場的典範。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各地掀起探討政府角色的廣泛討論。無可否認，金融海嘯暴露出自由市場的弱點，事實證明，市場會犯錯失效，市場並非萬能。經濟提速能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這是治本之方。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騰飛，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但此後香港在「積極不干預」政策下，蹉跎歲月，經濟轉型舉步維艱，發展速度大幅減慢。筆者認為，今後特區政府應從兩方面着手，加強政府角色。一是加強領導者角色。香港產業結構失衡，金融地產等傳統支柱行業獨大的問題存在多時，政府應帶頭加大對新興產業、創新科技的投資，促進行業發展，提高香港的競爭力。二是加強協調者角

色。政府應透過稅收、補助等措施，創造公平合理的社會環境，讓港人能共用經濟成果，避免市場過度傾斜。

促進香港產業多元化

未來5年對香港的發展極為關鍵，特區政府應鞏固和提升香港的傳統優勢產業，大力扶持和發展高附加值的新興產業。另一方面，利用香港作為開放的平台，組合國際管理、技術以及大規模高水準製造技能、內地的市場等要素，發展高增值的新興產業。雖然香港目前並不具備發展創新科技產業的基礎條件，但在CEPA的背景下，香港通過與內地和國際的合作，依託要素創造和引入平台，經過不懈的努力，完全可以逐步培育起高增值的新興產業。

香港面對外圍經濟因素不明朗，歐債危機揮之不去，政府的不少政策得不到社會廣泛支持。香港未來將進一步面對不少挑戰，民生方面，面對高通脹、高樓價和人口老化等問題；經濟發展方面，轉型步伐未如理想，土地利用不足，產業欠缺多元化，均需特區政府提出相應措施應對。應對本港經濟下滑的挑戰，特區政府需要促進產業多元化，更主動融入內地經濟發展，以增強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香港不能單靠金融業生存，長遠來說，大力發展新興產業是香港的當前急務。新加坡人口跟香港

推動香港工業研究開發

不久前，來自全球四十六個國家和地區共789名參展者雲集於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展示逾千件發明創意和產品。香港代表以一部幫助中風患者恢復手部功能的機械手——「希望之手」獲頒全場總冠軍「格蘭披治發明獎盃」；另外兩項發明也獲得發明金牌。消息令人鼓舞，顯示本港發展科研的成效，且蘊藏具創意的發明人才，若能進一步加緊在「官、產、學、研」合作，加快將發明成果商品化，將有助促進香港產業多元化，帶來經濟增長。

特區政府應加強推動大學與產業的合作，因為科研成果需要善於利用，使之商品化，才能發揮最大效益。當中涉及「官、產、學、研」之間的緊密合作。筆者認為，香港的大學應加強學科與產業需求結合，爭取學有所用，提高學生就業機會，同時令更多科研成果商品市場化，並培育出科技創新企業。應該看到，內地正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香港可加強與內地的科研合作，這樣就拓寬了研究領域，甚至國防科技也可以進行研究。



中國社科院發表2011年中國城市競爭力排名，香港連續十年高踞首位，但競爭力被其他城市追近。

應試教育如何消除

桂松 資深教育工作者

教育為考試制度所支配，稱為應試教育。儘管長達十年的教育改革，提高了教育質素，應試教育卻沒有隨着教改而收斂，近年更有所蔓延，應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

應試教育能夠長期存在，原因何在？大學學位一向供不應求，這會成為應試教育的溫床。由於百分之八十八的大學入學率多年不變，遂使芸芸眾生對學位的爭逐白熱化，甚至在幼兒教育中亦有跡可尋。不少家長為了子女入讀名校以便將來升大學，以多種方式對其進行操練，有的更遷入名校區。在家長的強大壓力下，許多中、小學將教學的口徑對準大學，按大學的入學標準安排課程和設置考試、考核。由於難入大學，各校只有強化考試以「催谷」學生。應試教育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只有增加大學學位，紓緩學生對學位的劇烈競爭，才能抑制它的滋長。

考試過多 壓力巨大

考試本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能促進師生的教與學。不過，過於偏重，卻會造成消極影響，甚至

使教育離開正常軌道。目前，本港舉行的考試和考核既多且繁，殊為罕見。除了校內固有的測驗和期考之外，還有數不清的考核或評估。每年一度的小三、小六、中三的「系統評估」是其一，考試局為中學文憑試而設的各學科「校本評核」是其二，學校為小一及中一新生入學而設的「口試」是其三。小六學生需參加的考試特別多，包括三個「呈分試」、一個「畢業試」、一個「系統評估」、一個「編班試」。中六生在四個月內參加兩至三個模擬文憑試，而文憑試又不乏一科多卷者，例如中文科和英文科，各有四種試卷，其中的口試，還須在晚間舉行，緊張透頂。要「過關斬將」，談何容易！

設置這麼多的考試和評核，說是為了提高學生的學業水平，可曾顧及師生的實際感受？可曾留意師生由於超負荷而形成的巨大壓力？可曾看到德智體群美全面教育讓位於應試教育而產生的不良後果？

為學生提供寬鬆環境

學生要成才，不能單靠考試機器的操作。試問我

們的孩子，從小學至中學跨越無數考試關卡而能「愉快地學習」者幾何？真正獲得德智體等全面發展者幾何？學生質素不應僅憑學業成績衡量，「高分低能」固然不是我們培養的目標，「學優而德缺」亦非社會的願望。何況能力的培養還需有一個寬鬆的學習環境，使學生有廣闊的空間自由地學習和探索，從而發揮潛能和創意。考試過多，試卷過繁，反而會對學生造成困擾，使其受制於考試的框框內，難以成材。

基於上述理由，筆者主張重新檢視現行的考試制度，從教育方向的戰略高度以及「以學生為主」的教育原則規範考試，削減那些不必要或不重要的考試項目和考試形式。這種「割愛」，並非削弱考試的功能，而是增加考試的成效，促進全面發展的教育，從根本上提高教育質素，因此是值得的。也許有見及此，有些教師主張刪除「小六系統評估」，以減輕小六生的考試壓力；而中學的「校本評核」又亟具爭議性，教育局表示要予以檢討，這都是好意見。經過調整，將可減少應試教育的負面影響，使教育改革取得更大的成效。